

欧阳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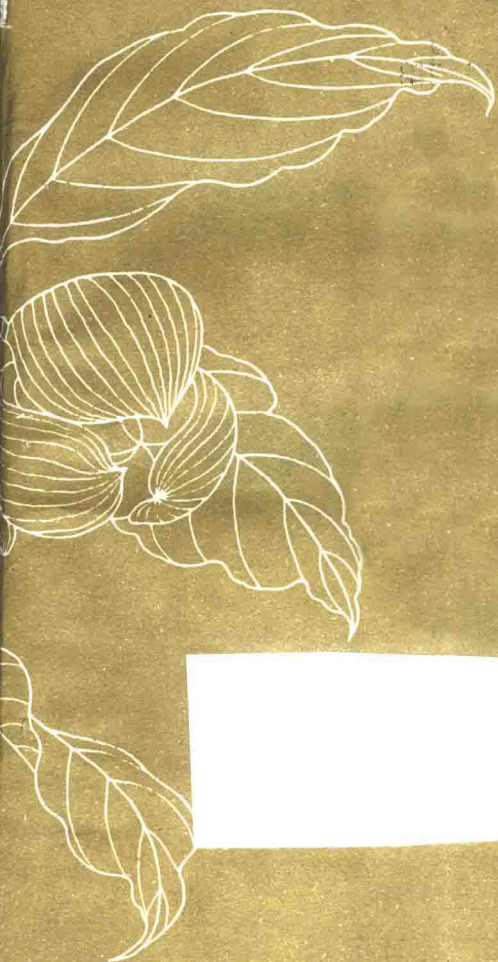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少妇怨



少妇怨

欧阳倩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吕观仁

封面设计：贾立群

题 签：官 人

少 妇 怨（原名《双玉杯》）

shao fu yuan

醉墨斋主人撰

欧阳倩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绥化市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6 8/16·插页2

字数：128,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189

ISBN 7-207-00950-X/I·194 定价：2.65元

中国古代民间文学丛书

主 编	欧阳倩		
编 委	欧阳倩	刘竞尧	徐文亮
	胡志远	马佳林	伍 严
	赵蒙毅	戚开远	郭 琰
	李德仁		

序

经史子集儒者所以立身，诗赋歌辞，骚人因而遣兴。至小说稗官，尽堪披阅，而弹词唱本亦可成编。况玉杯缘好，非关儿女之私；金印荣归，永结夫妻之好。负冤之长，终白其冤。肆害之奸徒，自受其害。文不外乎警世，事不幻作奇文。词不涉邪，既可悦闺人之目；理还可信，亦堪怡雅士之情。拨弦转轴，原等诸下里巴人；静坐挑灯，聊以破幽窗岑寂云尔。是为序。

嘉庆辛未清和上浣醉墨斋主人书。

回 目

第 一 回	訓子.....	(1)
第 二 回	议贅.....	(5)
第 三 回	闺思.....	(11)
第 四 回	继子.....	(15)
第 五 回	邀榮.....	(21)
第 六 回	说亲.....	(26)
第 七 回	迁徙.....	(31)
第 八 回	计议.....	(35)
第 九 回	賄捕.....	(42)
第 十 回	究盜.....	(46)
第十一回	路获.....	(52)
第十二回	质訊.....	(55)
第十三回	报信.....	(61)
第十四回	探監.....	(65)
第十五回	抄封.....	(72)
第十六回	落庵.....	(77)
第十七回	悔葺.....	(84)
第十八回	逼婚.....	(89)
第十九回	贈杯.....	(95)

第二十回	别师	(102)
第二十一回	遇拐	(106)
第二十二回	院乐	(114)
第二十三回	鷓鴣子	(120)
第二十四回	路告	(125)
第二十五回	串戏	(129)
第二十六回	认杯	(135)
第二十七回	鞠权	(141)
第二十八回	夜问	(147)
第二十九回	刑诈	(154)
第三十回	觅子	(159)
第三十一回	思乡	(164)
第三十二回	激奏	(168)
第三十三回	招珏	(172)
第三十四回	私行	(177)
第三十五回	巧戏	(183)
第三十六回	辱赵	(188)
第三十七回	杯圆	(194)

第一回 训子

〔小生引〕幼读儒书，奈家寒，讲席难延。总有凌云志气，望鹏程遥远。又未知，何时得遂生平愿。诗曰：

空潭自叹困腾蛟，志切观光意未消。

愿得风云能际会，助人平步上凌霄。

〔白〕小可姓张名珪，表字廷秀，年方一十四岁，乃江西赣州人氏，吾祖迁居吴郡，入籍江苏。爹爹张权，字仰亭，年交五九，母亲陈氏，次父六龄。生我手足两人，兄弟张珏，字称文秀，小我两岁，与我同学攻书。无奈家庭寒素，基业消疏，不能发愤于萤窗，安得勤功于雪案？经纶博览，宁无讲席之师？韬略通参，难觅评文之友。正是月盈书案，权膏火犁破东皋之砚田。想我爹爹是，〔唱〕小作经营技祖遗，劳劳碌碌苦生机。皆因手艺生涯小，所以寻常进益微。不过聊供三餐食，若说盈余竟没一些。幸叨神佑双亲健，就是那每日的生涯也不甚希。日趁日消将就过，〔白〕咳，张珪阿，想你却非幼小，〔唱〕愧无能帮父立恒基。〔白〕若使随习父行，方为孝道。怎奈我，〔唱〕从幼身娇多怯弱，自惭无力缚邻鸡。所以不能依父道，强将书史作生机。

〔白〕我虽志在读书，只是囊橐空虚拮据，攻书之本器家无，实难延课读之师。引锥刺股，怎参无底之囊？发愤埋头，安识有妨之典。惟恐将来不良不莠，为之奈何？〔唱〕不

但父母劬劳报未能，兼之自亦欠谋生。光宗耀祖空存志，只落得一生到老腐腾腾。那张璉正在心中想，只见陈氏娘娘步出庭。子见娘来忙站起，家常礼数揖深深。〔白〕母亲拜揖。〔正旦〕罢了。兄弟呢？〔小生〕适才外面去了。〔正旦〕儿阿，既是先生今日有事，放学一天，你们在家也可将书温习，怎么自言自语在此说些什么？〔小生〕母亲，孩儿原在攻书，只因想起了，〔唱〕父母辛劳抚弟兄，不能依父做经营。读书怎奈无资本，难请师儒将课攻。虽然附馆从师训，只为先生有众小童。焉能细把经纶讲，孩儿便虽则勤攻，只怕未必通。倘到日后业不成名不就，爹妈心迹竟成空。所以嗟哉心纳闷，追思展转不宽胸。〔正旦白〕啊，原来如此，这也怪你不得。但做娘的曾闻得有句谚云：寻师不如访友，只要你勤心课读，自能稍进几层。即使先生未能细讲，那些同窗朋友亦可愚其指教，你是聪明的吓。〔唱〕只须逐日细推敲，与讲席论评更见高。古语道书中自有黄金屋，立业兴家也有一朝。〔正旦白〕幸而目下是，〔唱〕你爹行未老身还健，〔白〕就是做娘的末，〔唱〕癖疥无虞可帮父劳。惟求生意绵绵续，日支尽可有开消。你安心莫把他时忆，休生短志动懊懊。青云志，不可抛，虽然贫困要坚牢。〔小生白〕是，谨遵母亲严训。〔唱〕那张璉展卷咿哦读，〔白〕陈氏娘娘取些女功生活，也到堂前，〔唱〕伴孩儿刺绣解心焦。少顷文秀归家里，娘娘怒目观儿曹。〔正旦白〕嗯，畜生好阿，你今日并不说明从哪里游荡，去之许久，直到此刻才回，岂不混帐！〔花生〕母亲，适才孩儿原不过在门前玩耍，却却的碰着一个同窗朋友，和孩儿去看戏本，欲进来告禀母亲，不想被他拉了就走，不告而行，

原是孩儿无理，望母亲恕孩儿初次，今后再不犯了。〔正旦〕咳，畜生吓，我想你年交十二，并非幼小，虽不能通情达世，亦可以识苦知酸，独不念父亲是个经纪之人，朝勤暮俭，惟生得你手足二人，耽辛受碌，俭朴毕生，指望你们长大成人，也得暮年安乐。畜生阿，你竟不思，〔唱〕爹爹毫末细生涯，日趁微乎不过支米柴。端的为念你二人精力薄，难成父业事丢开。送你读书增一志，并不是恒基丰足要望三台。畜生阿，你因何不想兴家业，赖父于终可到老迈。〔白〕即如你哥哥长得你几岁，〔唱〕知酸识苦思家窘，恨无道路可生财。你看他何尝懒把书抛撇，何尝游荡往长街。一应闲事多不与，〔白〕今日不到馆去末，〔唱〕伴为娘家内把头埋。惟你畜生能短志，顽皮成性不成才。那娘娘不住频频训，〔白〕这个张二官人是，〔唱〕俯首知非头不敢抬。张珪站起忙相劝，〔小生白〕母亲息怒，〔唱〕贤弟贪顽原不该。谅他今后把前非改，自然勤读在书斋。阿贤弟，你虽称年小却非为幼，说是愚而还算乖。一学之人居你次，先生犹羡你多才。也当思父业堪经纪，苦挣蝇头抚小孩。惟望着你我双双成立日，双亲暮景得开怀。今日里亲娘金玉言须记，以后断不可游嬉苦志埋。〔白〕贤弟你道可是么？〔花生〕哥哥言之有理。阿母亲，自后孩儿与哥哥一般苦志攻书，断断不敢游荡的了。〔正旦〕嗯，你若能悔前非知过而改，做娘的也得放心。今后须向上读书。〔花生〕是，晓得。〔唱〕那陈氏虽生小户家，苹蘩一切并无差。虽非内则书曾读，却不道性颇温恭自转赊。此番堂上淳淳训，实胜陶家与孟家。言之未几天将晚，见西山渐渐落朱砂。那娘娘是安排晚膳三人用，饭毕烹成硕渚茶。手足灯前

展卷读，娘娘是趁灯光针指去陪他。少刻仰亭工毕返，〔白〕见娘娘针功伴读。〔唱〕洋洋得意笑天花。〔末白〕娘子吃过夜膳了么？〔正白〕呀，官人回来了？夜膳适才吃得。〔唱〕两位官官同站起，〔小花生白〕爹爹，孩儿们拜揖。〔末白〕罢了罢了，你们自读书，须要读得透彻。〔唱〕将来货与帝王家，穿员绂，戴乌纱。〔末白〕为父是做木匠的吓，也见得，〔唱〕昨削成才我口自夸。娘娘听说微含笑，〔正旦白〕吓，官人此话休讲，我和你是薄福之人吓。〔唱〕休得要妄想富贵享荣华。只愿他们日后能将书做业，〔白〕我和你吃口现成饭茶，〔唱〕足意逍遥抵暮华。虑只虑读书不就生涯误，〔白〕弄得来不良不莠，那时节我与你，〔唱〕他年反要受嗟呀。〔末白〕哈哈，娘子这些远话如今不必去说他。我儿，〔小花生〕爹爹，爹爹，〔末唱〕但愿你们听我话，〔白〕既然读了书末，〔唱〕亦要在文墨之中将出息巴。为父的虽没根基家道窘，〔白〕若说两餐菜饭末，啫啫啫，〔唱〕这十个指头还换得动它。布衣三季娘能管，〔白〕只要你学好，莫说为官出仕，〔唱〕就是卖诗赋也可膳爹妈。一双手足唯唯应，〔白〕一泡麻白于秋末，〔唱〕听樵楼二鼓已交加。张权是日间辛苦先安睡，娘娘是伴子灯前还读五车。直到三更迨尽方收拾，各自安身莫讲他。〔白〕到了次日天明，娘娘起身，端正脸水，父子三人亦起来梳头洗脸。弟兄二人将书诵读，娘娘即忙煮饭，张权仍到主顾人家去工作。那张珏自被母亲一番训诫，又听父兄几句言语，心中追悔，自然善志攻书。吃了早膳，与兄同赴学堂。那蒙馆中的功课不须多赘，惟是大众学生聪愚不一，那些愚夯学生熟书难背，先生训责徒然。惟有张家手足，〔唱〕先生却不费辛劳，一到先将旧卷交。

从上新篇只消三遍诵，已经烂熟待来朝。并不偷闲温旧集，诗云子曰读滔滔。那先生惟因一学门生广，所以讲书也就难惮劳。聊表之间谈几句，不过是应酬为骗这束修包。晚来放学归家后，挑灯夜课不辞劳。观书每到三更绝，惹得那僧烦邻舍尽心焦。〔杂白〕球子，你的花娘半夜三更交离交离，见你娘个鬼。〔唱〕木匠之儿心过锯斧种，那勿去搜求斧凿趁才交。读啥个书来见啥个鬼，害人家无奈读通宵。邻人背地多憎恶，独有那仰亭夫妇喜心苗。苦只苦家寒无力延师训，嗟吁耽误了两同胞。〔白〕若说那张权还只得四十多岁，不为年老，本事也精工，生活也细巧，立身处世及其在这嘴口也见人头地，令人讨好，介了生意绵绵，真个飞燥，忙个日脚秃多，闲个日子真少，非但主顾朵周而不绝相请，还有同行中个朋友不时来请教。〔唱〕因此张权生意多，一年四季空闲无。奈因手业生涯小，故而进益甚微乎。每日工钱原有限，无非聊敷娘儿把苦口糊。手足知艰同发忿，朝朝暮暮还闷龃龉。欲巴有个飞腾日，风云际会胜当初。也使爹娘晚景逍遥乐，但不知可能有日学成功。故而那弟兄格外勤攻读，先生慢慢自敲磨。〔白〕听了阿妈个说话了，〔唱〕时从同伴人讲究，惮劳不惜用功夫。我且暂停张姓家中事，下一回另整丝弦再琢磨。

第二回 议 赘

〔外引〕世代仁良，阴功颇积。好扶危，善把贫人济。

愿苍天庇佑，百岁夫妻，同沾寿比。

诗曰：

卷帘归乳燕，起穴恤泥蝇。

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

〔白〕老汉姓王名干，表字玉桥，祖贯江苏人氏。安人闻氏，与老夫同庚，五十有二。且喜寒贞抱朴，恭俭温良，操持井臼，司执苹蓰。家资虽厚，难夺陶朱之乐；心性堪仁，安如冯谖之荣。膝下萧条，苦乏传宗一子；闺中缱绻，喜存裹足双娇。意欲螟蛉于桑梓，莫若坦腹以兰膏。是以前年将长女含芳招赘本城赵益岩之子赵昂为婿，虽然夫妇投机，无奈彼此玩劣，你要他东去，他们偏要西行。我也曾几次训责，怎奈他们，〔唱〕一体生成顽玩腔，层层责备也没商量。故而老汉心多闷，安人亦是少欢肠。咳，王干阿，想你为人并不施奸恶，济困扶危最善良。算来阴骘何尝有，早难道王家祖上积余殃。因此上罚我无儿姻祀绝，女成顽劣婿无腔。徒然百万家财富，枉听人人称小康。只落得镜内鲜花水内月，眼前空架这锦牌坊。〔白〕喜得次女惠芳心性聪明，十分贤淑，起居稳重，堪如德淑之风；动作端庄，祇是桓君之态。才虽不比谢萱，志亦可称徐孟。矜怜仆妇，居常从未欺凌。孝顺爹娘，早晚不离侍奉。所以我爱喜她。〔唱〕虽然年小最聪明，举止行为却有正经。寸步不离香闺地，针工朝暮伴萱亲。俨然宦室千金体，娉娉婷婷她自习成。〔白〕我想大女含芳赘坏了一个女婿，幸而是彼此顽物，也倒罢了，如今那惠芳女儿品格端严，容颜美丽，兼之温恭淑俭，须得个才貌双全的好坦腹和她完聚才好。咳，但想姑苏城中才有貌的子弟并非没

有，只是此等人物必出于富贵之家。老汉呢，虽有家财百万，那些人多称我为员外，算将起来究竟是个布衣，那官宦人家的公子王孙哪得肯赘我为婿？舍此之外，耳内不得所闻，眼内不得所见。因此便，〔唱〕青春十五的美如花，待字闺中还未受茶。但能适得个如心婿，我便将家务和盘托与他。我也不指望衣紫腰金贵，不指望封赠我老人家。惟思膝下成欢庆，暮景安闲也足夸。那玉桥正在闲思付，见童儿进内笑天花。〔丑白〕员外，栈房完功哉，张司务要了帐了。〔外〕呀，你叫总管照帐算明，我给与他更了。〔丑白〕员外工钱是算成个哉，张司务说要啥恭喜好雷包了，总管伯伯勿好做主，叫男儿进来禀明员外。〔外白〕如此唤他进来。〔丑白〕噢，是哉。〔唱〕小童儿，往外行，奉命前来唤仰亭。〔丑白〕张司务，员外叫你进去。〔末〕是，来了。〔唱〕张权随了童儿走，穿廊曲折到高厅。进书房王干抬身起，仰亭趋上把礼来行。〔末白〕员外，张权奉揖。〔外白〕阿哟哟，老汉有礼，请坐。〔末白〕嘻嘻嘻，员外在此，张权侍立候教，怎敢妄坐？〔外白〕忝在同乡，又属交好，哪有不坐之理？〔末白〕既承见爱，张权告坐了。〔外白〕岂敢，桂元烹茶！〔丑白〕是哉。〔唱〕桂元旋即去烹茗，两盏香茶送主宾。玉桥茶罢忙相问，阿仰老，那一切辛资可算清？〔末唱〕员外，若说工钱多算结，已经分发众人们。惟是他们还有句话，〔白〕张权实是汗颜。〔唱〕不敢尊前起齿云。〔外白〕啊，老汉理会，不须仰老说得，这是要。桂元！〔丑白〕员外。〔外〕你去与总管取二十两银子进来。〔丑白〕是哉。那桂元出外取银交与员外，王干道：仰老，十两银子在此，你拿去分给众人，这十两送与你买酒吃。

〔末白〕阿哟哟，员外若说朋友们的张权收了，这个么断断不敢领。〔外白〕什么说话？蒙你多时照料，些须薄敬，聊表而已，请收了。〔末白〕实是不敢领。〔外白〕啊，敢是嫌轻么？

〔末白〕嘻嘻嘻，员外执意如此，张权只得愧叨了。〔外白〕好说。〔末白〕告辞了。〔外白〕再谈谈去。〔末白〕不消了。〔唱〕那仰亭接了花银别老苍，洋洋得意出书房。王千殷勤随后送，〔末白〕员外请留步。〔外白〕老汉奉送。〔末白〕阿嘻嘻，员外，〔唱〕这送字如何可敢当？〔外白〕什么说话？我和你，

〔唱〕忝为一土同乡谊，交虽非厚也不寻常。〔末白〕断然不敢。〔外白〕一定要送的。那二人你谦我逊，王员外实殷勤，直送到墙门前。张权正当作别，却好张璉、张珪放学归家，从王千门前经过，看见父亲与王员外都打拱作揖，岂不开心？但是读书官官个规矩，先生教放学出来，见了尊长，总要唱诺。那间见了城隍老，无摆布勿叫应一声。〔小花生〕阿爹爹，爹爹，孩儿们拜揖。〔末白〕罢了，见了员外。〔小花生〕是，阿员外，员外，弟兄二人深深两揖。〔外白〕阿哟哟，小官人，小官人，害得个玉桥还礼也来不及。〔末白〕嘻嘻嘻，小儿家员外何必如此？可不折杀了他们？〔外白〕什么说话，这两位是令郎？〔末白〕是小儿。〔外白〕好品貌阿。〔末白〕粗庸俗鲁，不足过褒。〔外白〕哈哈，太谦了。官官，来来来，里边坐坐去。〔末白〕多谢员外盛情，只是天色已晚，待他们另日登堂叩候。〔外白〕如此么明日同来叙叙，老汉在家恭候。〔末白〕是，从命，告辞了。〔外白〕慢去慢去，两位官官慢慢的走。〔小花生〕是，员外请进。〔外白〕呀，哈哈，好儿子阿，好儿子。〔末白〕我儿随我

来。〔小花同〕是，来了。那张权父子么去了，把一个王玉桥看出了神。〔唱〕皆因自己后嗣无，每见佳儿喜色多。今见了张珏，张珏非比众，眉清目秀貌魁梧。因此玉桥多得意，迷离双眼笑呵呵。你看他站有规模行有相，起居却不比庸夫。何尝象个平家子，实与那宦室公郎差不多。想张权却有无穷福，〔白〕较之我玉桥，便〔唱〕地隔天悬迥不同。一定是张家祖上多余德，〔白〕故而生这样好子孙。若然认真真读起书来，是〔唱〕他年怕不发连科？堪叹我王家无后代，〔白〕我若有了这样好儿子，是〔唱〕愿把那资财散给与众贫孤。甘心学这庞居士，推金入海去念弥陀。那王千始而欢悦呵呵笑，继锁双眉闷辗多。如痴若醉回书室，一腔愁绪塞胸窝。却好送着小使端盘进，两碟荤菜酒一壶。〔丑白〕员外吃夜饭哉！〔外白〕不要吃。〔丑白〕哪了勿要吃？〔外白〕要你管他？只拿了去。〔丑白〕多少酒也吃口。〔外白〕也不用，你与我请安人出来。〔丑白〕吓，是哉。我俚员外有点怪异朵。〔唱〕桂元难解内衷肠，一路愁思进内堂。却见安人堂下坐，童儿曲背禀年苍。〔丑白〕安人，男儿有句说话告诉安人。〔老旦〕有何话讲？〔丑白〕方才男儿送夜饭出去，见员外闷闷不乐，酒也勿吃，饭也勿用，好象有啥心事，介了叫男儿请安人出去。〔老旦〕啊，有这等事，这又奇了。桂元，你随我出去。〔丑白〕安人走啊。〔唱〕那安人坐上便抬身，小使相随在后跟。兜弯抹角到书房首，见年高独坐对孤灯。两指捻须眉紧皱，一声长叹闷沉沉。〔外白〕王千阿，你好没福吓！〔老旦〕呀，果然。〔丑白〕安人何如？院君步进轻轻嗽，那玉桥见了便抬身。〔外白〕院君来了？〔老旦〕员外，老身闻桂元来说员外愁

眉不展，满口嗟声，唤老身出来，未知何事？〔外白〕院君，我只为想起了，〔唱〕你我年将半百余，膝前无子闷难舒。

〔老旦白〕啊，所以老身屡次叫你纳妾吓。〔外白〕咳，院君阿，〔唱〕纳宠无非多罪孽，〔白〕你看我须髭已苍，〔唱〕岂不要貽累红颜怨老孺？今日里睹物伤情愁烦起，〔白〕故而请你出来，〔唱〕有言商议意何如。〔老旦白〕吓，不知员外所见何物，议甚事来？〔外白〕院君喏，我见那木匠张权，〔唱〕他弄璋双得甘棠美，犹胜潘安貌有余。我见鞍岂不思其马，令人不得不嗟吁。〔外白〕因此特请院君来商议，怎生卜得一个来稍为解闷，不知院君意下如何？〔老旦〕既然员外看得中意，可差家人请他到来，与他商议，继作螟蛉，谅张权决不推却的。〔外白〕院君，倘他不允呢？〔老旦〕员外又来了，他是經紀人哩，只消送些银两与他，〔唱〕谅他没有不应承，况且并不以良作下人。贫户儿为富户子，也非辱没了小官人。〔外白〕院君，你的说话呢，却也有理，但是继作螟蛉，究属不能终始，未免日后归宗，我和你仍然失望，如之奈何？〔老旦〕吓，据员外如何意思？〔外白〕老汉心中，欲将次女惠芳适他长子，赘作东床，以为暮年之靠，院君你道可好？〔老旦〕好虽好，〔唱〕只是两家门户不相当，恐有旁人道短长。说你为人能失见，还恐娇儿不悦动愁肠。〔老旦白〕况且长女含芳素与惠芳不合，〔唱〕不无言语将她讪。〔老旦白〕兼之赵昂这畜生犬眼低人，〔唱〕暮朝讥诮要提防。〔外白〕哈哈，〔唱〕院君所虑虽然是，却不道当头须选好儿郎。若说旁人耻笑平常事，〔外白〕若果女儿女婿讪言讥诮，〔唱〕我就时相责戒便何妨？〔老旦白〕既是员外有心，此举亦可使得，但是